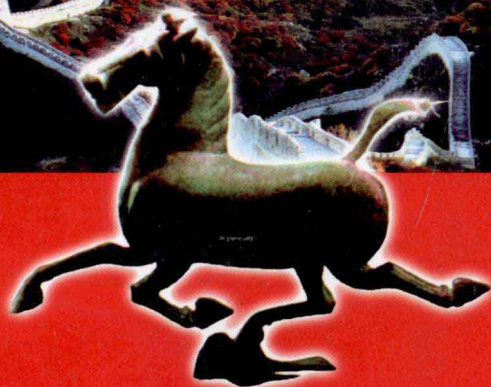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少年百科

QINGSHAONIAN BAIKE

计定乾坤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 编写



辕门射戟逞英豪，
锦囊妙计安天下。
雄韬大略出奇兵，
令行禁止，逢战必赢。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青少年百科

qing shao nian bai ke

计定乾坤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少年百科/顾永高主编…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4.7
(中小学图书馆必备文库)
ISBN 7-5373-1083-1

I. 青… II. 顾… III. 科学知识—青少年读物
IV. Z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0604 号

青少年百科

计定乾坤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200 印张 28000 千字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1—3000 册

ISBN 7-5373-1083-1

总定价:29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前 言

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。人类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历史。

虽然人类面对世纪的展望是和平与发展。但是，无论和平的愿望多么的美好，发展的愿望多么的深切，战争却每一天仍在地球上不可避免的发生。

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中，能不能打赢？怎样才能打赢？这是一个从来都古老而每一次又超前的问题。为了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在人类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中，渐渐有了血与火凝成的智慧结晶——兵法。

泱泱华夏五千年，历经无数硝烟战火的洗礼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渐渐涌现出一大批像《孙子兵法》这样卓著的血泪结晶。虽然现在我们处在和平年代，但国际局势风云变幻，作为年轻一代——祖国的未来，学习一些古人久经考验的战争智慧是有必要的。

该系列汇集了中华五千年来最经典的数十部兵法韬略，学习研究这些古籍，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外可用来御强敌，内可用来安国邦；从小的方面来讲，一方面可以应用于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商业战争中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增进自己的智慧，提高人生修养，所以是有着重大意义的。

编者在编订过程中殚精竭虑,力图为读者奉上一套精品图书,但由于水平和时间有限,错误疏漏在所难免,希望读者朋友和同行们多多指正批评。

编 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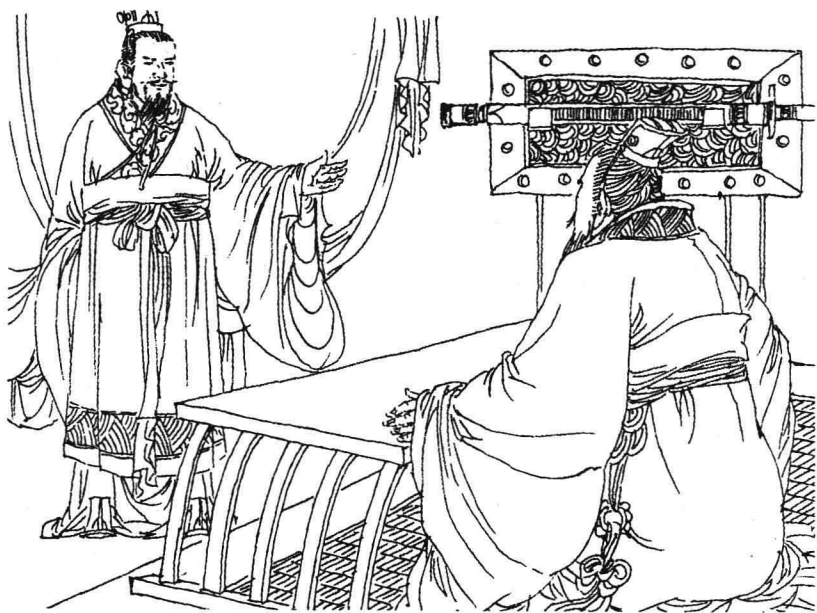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儒门经济长短经(上)	1
卷一 文 上	6
卷二 文 中	52
卷三 文 下	91
卷四 霸 纪 上	134

儒门经济长短经

(上)

赵蕤(唐) 撰





序

赵子曰：匠成舆者，忧人不贵；作箭者，恐人不伤。彼岂有爱憎哉？实技业驱之然耳。是知当代之士、驰骛之曹，书读纵横，则思诸侯之变；艺长奇正，则念风尘之会。此亦向时之论，必然之理矣。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、忧其末，遂作《春秋》，大乎王道；制《孝经》，美乎德行。防萌杜渐，预有所抑。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。

然作法于理，其弊必乱。若至于乱，将焉救之？是以御世理人，罕闻沿袭。三代不同礼，五霸不同法。非其相反，盖以救弊也。是故，国容一致，而忠文之道必殊；圣哲同风，而皇王之名或异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，因物成务牵乎彼？沿乎此者，醇薄继于所遭；牵乎彼者，王霸存于所遇。故古之理者，其政有三：王者之政化之，霸者之政威之，强国之政胁之。各有所施，不可易也。管子曰：“圣人能辅时，不能违时。智者善谋，不如当时。”邹子曰：“政教文质，所以匡救也。当时则用之，过则舍之。”由此观之，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，则悖矣。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，则乖矣。若时逢狙诈，正道陵夷，欲宪章先王，广陈德化，是犹待越客以拯溺，白大人以救火。善则善矣，岂所谓通于时变欤？

夫霸者，驳道也。盖白黑杂合，不纯用德焉。期于有成，不问所以；论于大体，不守小节。虽称仁引义，不及三王，扶颠定倾，其归一揆。恐儒者溺于所闻，不知王霸殊略，故叙以长短术，以经论通变者，并立题目，总六十有三篇，合为十卷，名曰《长短经》。大旨在乎宁固根蒂、革易时弊、兴亡治乱。具载诸篇，为沿袭之远图，作经济之至道，非欲矫世夸

欲，希声慕名。辄露见闻，逗机来哲。凡厥有位，幸望详焉。

梓州郫县·长平山安昌岩·草莽臣赵蕤撰。

《钦定四库全书·提要》

《长短经》九卷

(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)

唐·赵蕤撰。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载：“蕤，梓州盐亭人。博学韬铃，长于经世。夫妇俱有隐操，不应辟召。”《唐书·艺文志》亦载：“蕤，字太宾，梓州人。开元中，召之不赴。”与光宪所纪略同。惟书名作《长短要术》为少异。盖一书二名也。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，成于开元四年。自序称凡六十三篇，合为十卷。《唐志》与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卷数并同。今久无刊本。王士禛《居易录》记徐干学尝得宋槧于临清。此本前有“传是楼”一印，又有“健庵收藏图书”一印，后有“干学”一印。每卷之末皆题“杭州净戒院新印”七字。犹南宋旧刻，盖即士禛所言之本。然仅存九卷。末有洪武西已审新民《跋》，称其：“第十卷载阴谋家，本阙，今存者六十四篇”云云。（案此《跋》全剿用晁公武之言，疑书贾伪托）是佚其一卷，而反多一篇，与蕤《序》六十三篇之数不合。然勘验所存，实为六十有四。疑蕤《序》或传写之误也。第一卷八篇，题曰“文上”；第三卷四篇，题曰“文下”；第二卷四篇，则有子目而无总题。以例推之，当脱“文中”二字。第四卷一篇，题曰“霸纪上”；第五卷一篇，论七雄之事，题曰“霸纪中”；第六卷一篇，论三国之事，亦无总题。以例推之，当脱“霸

纪下”三字；第七卷二篇，题曰“权议”；第八卷十九篇，题曰“杂说”；第九卷二十四篇，题曰“兵权”。其第十卷所谓“阴谋”者，则今不可考。篇中注文颇详，多引古书，盖即蕤所作。注首或标以“议曰”二字，或亦不标。体例不一，亦未详其故也。刘向序《战国策》，称或题曰“长短”。此书辨析事势，其言盖出于纵横家，故以“长短”为名。虽因时制变，不免为事功之学。而大旨主于实用，非策士诡譎之谋，其言固不悖于儒者。其文格亦颇近荀悦《申鉴》、刘邵《人物志》，犹有魏晋之遗。唐人著述，世远渐稀。虽佚十分之一，固当全璧视之矣。

《长短经》

此书之重要性不下于《太白阴经》，然时下之兵学研究，皆只见李筌而未知赵蕤也。故于此浅论之，又本书所收之《长短经》乃据世界书局之《长短经》前后校过两次有余所得之版本。

《长短经·三国权·魏》：“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，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，凡一百二十六年，天下统一。”此为后人定其成书日期之证据。而此书唯《长短经·兵权》、《长短经·三国权》此两“权”有“序论”，它卷皆无，或亦脱佚，亦未可知。

《长短经》一书有两大重要性：一，保留了许多已逸兵书的文字，及许多尚存兵书的文字，而后者之引文尤较今本为佳。“天策府”中之《尉缭子·天官》即是以其《长短经·杂说·运命》篇与《群书治要·尉缭子》合校而得（与今本参校之后，取《长短经》之文）。二，是书在总结之中亦多所创见，如《长短经·兵权》：

赵子曰：“《诗》云‘允文允武’，《书》称‘乃武乃文’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有文事，必有武备。”《传》曰：“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？”黄帝与蚩尤战，颡项与共工争，尧伐欢兜，舜伐有苗，启伐有扈，汤伐有夏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纣，汉高有京索之战，光武兴昆阳之师，魏动官渡之军，晋举平吴之役，故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圣王有仁义之兵，而无偃兵。”《淮南子》曰：“以废不义而授有德者也。”是知取威定霸，何莫由斯。自古兵书殆将千计，若不知合变，虽多亦奚以为？故曰：少则得，多则惑，所以举体要而作“兵权”云。

其“自古兵书殆将千计，若不知合变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”诚警世之语也。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录兵书亦不过“一百三十三部，五百一十二卷”而已。其漏收者，亦不知几何矣！今之疑古者，每喜以《艺文志》、《经籍志》是否有收录某书为其疑古之“铁证”，缪矣缪矣！古籍何其之多，一人、数人岂能尽观之、尽收之？收录书名之与否，“左证”耳，以此为“主要证据”，不亦愚乎！

卷一 文上

大体 第一

臣闻老子曰：“以正理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”荀卿曰：“人主者，以官人为能者也；匹夫者，以自能为能者也。”傅子曰：“士大夫分职而听，诸侯之君分土而守，三公总方而议，则天子拱己而正矣。”何以明其然耶？当尧之时，舜为司徒，契为司马，禹为司空，后稷为田畴，夔为乐正，垂为工师，伯夷为秩宗，皋陶为理官，益掌驱禽。尧不能为一焉，奚以为君，而九子者为臣，其故何也？尧知九赋之事，使九子各授其事，皆胜其任以成九功。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。

汉高帝曰：“夫运筹策于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馈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三人者，皆人杰也。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有天下也。”

（《人物志》曰：“夫一官之任，以一味协五味；一国之政，以无味和五味。故臣以自任为能，君以能用人能为能；臣以能言为能，君以能听为能；臣以能行为能，君以能赏罚为能。所以不同，故能君众能也。”）

故曰：知人者，王道也；知事者，臣道也。无形者，物之君也；无端者，事之本也。鼓不预五音，而为五音主；有道者，不为五官之事，而为



理事之主。君守其道，官知其事，有自来矣。

先王知其如此也，故用非其有，如己有之，通乎君道者也。

（议曰：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巧匠为宫室，为圆必以规，为方必以矩，为平直必以准绳。功已就矣，而不知规矩准绳，而赏巧匠。宫室已成，不知巧匠，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。”

孙卿曰：“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，则莫若使羿；欲得善御致远，则莫若使王良；欲得调一天下，则莫若聪明君子矣。其用智甚简，其为事不劳，而功名甚大。”此能用非其有，如己有者也。）

人主不通主道者，则不然。自为之，则不能任贤；不能任贤，则贤者恶之。此功名之所以伤，国家之所以危。

（议曰：“《申子》云：“君知其道也，臣知其事也。十言十当，百言百当者，人臣之事也，非人君之道也。”《尸子》云：“人臣者，以进贤为功也；君者，以用贤为功也。”贾谊云：“臣闻圣主言问其臣，而不自造事，故使人臣得必尽其愚忠，惟陛下财幸。”由是言之，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贤恶能，取败之道也。）

汤武日而尽有夏商之财，以其地封，而天下莫敢不悦服；以其财赏，而天下皆竞劝，通乎用非其有也。

（议曰：孙卿云：“修礼者王，为政者强，取人者安，聚敛者亡。故王者富人，霸者富士，仅存之国富大夫，亡国富筐篋、实府库。是谓上溢下漏。”又曰：“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失。”

昔者周厉王好利，近荣公，芮良夫谏曰：“王室其将卑乎？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。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载也；而有专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皆将取焉，何可专也！所利甚多而不备大难，以是教王，

其能久乎？”后厉王果败。

魏文侯御廩灾，素服避正殿，群臣皆哭。公子成父趋入贺曰：“臣闻天子藏于四海，诸侯藏于境内。非其所藏，不有火灾，必有人患。幸无人患，不亦善乎！”孔子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不足？”周谚有言曰：“囊漏储中。”由此言之，夫圣王以其地封，以其财赏，不与人争利，乃能通于王道，是用非其有者也。）

故称：设官分职，君之体也；委任责成，君之体也；好谋无倦，君之体也；宽以得众，君之体也；含垢藏疾，君之体也。君有君人之体，其臣畏而爱之，此帝王所以成业也。

任长 第二

臣闻料才核能，治世之要。自非圣人，谁能兼兹百行、备贯众理乎？故舜合群司，随才授位；汉述功臣，三杰异称。况非此俦，而可备责耶？

（《人物志》曰：夫刚略之人，不能理微，故论其大体，则宏略而高远；历纤理微，则宕往而疏越。亢厉之人，不能回挠，其论法直，则括据而公正；说变通，则否戾而不入。宽恕之人，不能速捷，论仁义，则宏详而长雅；趋时务，则迟后而不及。好奇之人，横逆而求异，造权譎，则倜傥而瑰壮；案清道，则诡常而恢迂。

又曰：王化之政，宜于统大，以之理小则迂；策术之政，宜于理难，以之理平则无奇；矫亢之政，宜于治侈，以之治弊则残；公刻之政，宜于纠奸，以之治边则失其众；威猛之政，宜于讨乱，以之治善则暴；伎俩之政，宜于治富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。此已上皆偏材也。）



昔伊尹之兴土工也，强脊者使之负土，眇者使之推，伛者使之涂，各有所宜，而人性齐矣。管仲曰：“升降揖让，进退闲习，臣不如隰朋，请立以为大行；辟土聚粟，尽地之利，臣不如宁戚，请立以为司田；平原广牧，车不结辙，士不旋踵，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，臣不如王子城父，请立以为大司马；决狱折中，不杀不辜，不诬不罪，臣不如宾胥无，请立以为大理；犯君颜色，进谏必忠，不避死亡，不挠富贵，臣不如东郭牙，请立以为大谏。君若欲治国强兵，则五子者存焉；若欲霸王，则夷吾在此。”

黄石公曰：“使智，使勇，使贪，使愚。智者乐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贪者决取其利，愚者不爱其死。因其至情而用之，此军之微权也。”

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（附子也），然而良医囊而藏之，有所用也。麋之上山也，大章不能企；及其下也，牧竖能追之。才有修短也。胡人便于马，越人便于舟。异形殊类，易事则悖矣。”

魏武诏曰：“进取之士，未必能有行。有行之士，未必能进取。陈平岂笃行，苏秦岂守信耶？而陈平定汉业、苏秦济弱燕者，任其长也。”

由此观之，使韩信下帙，仲舒当戎，于公驰说，陆贾听讼，必无曩时之勋，而显今日之名也。故任长之道，不可不察。

（议曰：魏·桓范云：“帝王用人，度世授才。争夺之时，书策为先。分定之后，忠义为首。故晋文行咎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，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。”古语云：“守文之代，德高者位尊；仓卒之时，功多者赏厚。”诸葛亮曰：“老子长于养性，不可以临危难；商鞅长于理法，不可以从教化；苏、张长于驰辞，不可以结盟誓；白起长于攻取，不可以广众；子胥长于图敌，不可以谋身；尾生长于守信，不可以应变；王嘉长于遇明君，不可以事暗主；许子将长于明臧否，不可以养人物。”此任长之术者也。）

品目 第三

夫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莫不劳聪明于品材，获安逸于任使。故孔子曰：“人有五仪：有庸人，有士人，有君子，有圣，有贤。审此五者，则治道毕矣。”

所谓庸人者，心不存慎终之规，口不吐训格之言（格，法）；不择贤以托身，不力行以自定；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，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。此则庸人也。

所谓士人者，心有所定，计有所守。虽不能尽道术之本，必有率也（率，犹述也）；虽不能遍百善之美，必有处也。是故智不务多，务审其所知；言不务多，务审其所谓（所谓，言之要也）；行不务多，务审其所由。智既知之，言既得之（得其要也），行既由之，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。富贵不足以益，贫贱不足以损，此则士人也。

所谓君子者，言必忠信而心不忌（忌，怨害也），仁义在身而色不伐，思虑通明而辞不专，笃行信道，自强不息，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。此君子也。（油然，不进之貌也。越，过也。孙卿曰：“夫君子能为可贵，不能使人必贵己；能为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己；能为可用，不能使人必用己。故君子耻不修，不耻见污；耻不信，不耻不见信；耻不能，不耻不见用。不诱于誉，不怨于诽，率道而行，端然正己，谓之君子也。”）

所谓贤者，德不逾闲（闲，法也），行中规绳，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（言满天下，无口过也），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（本亦身也），富则天下无菹财（菹，积），施则天下不病贫。此则贤者也。



所谓圣者，德合天地，变通无方，究万事之终始，协庶品之自然，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，明并日月，化行若神，下民不知其德，睹者不识其邻（邻，以喻界畔也）。此圣者也。

（《庄子》曰：“刻意尚行，离世异俗，高论怨诽，为亢而已矣：此山谷之士，非世之人，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。语仁义忠信，恭俭推让，为修而已矣：此平世之士，教诲之人也，游居博学者之所好也。语大功，立大名，礼君臣，正上下，为治而已矣：此朝廷之士，尊主强国之人也，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。就菽泽，处闲旷，钓鱼闲处，无为而已矣：此江海之士，避世之人也，闲暇者之所好也。吹响呼吸，吐故纳新，熊经鸟伸，为寿而已矣：此导引之士，养形之人，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。若夫不刻意而高，无仁义而修，无功名而治，无江海而闲，不导引而寿，无不忘也，无不有也。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，此天地之道，圣人之德也。”）

《铃经》曰：“德足以怀远，信足以一异，识足以鉴古，才足以冠世，此则人之英也；法足以成教，行足以修义，仁足以得众，明足以照下，此则人之俊也；身足以为仪表，智足以决嫌疑，操足以厉贪鄙，信足以怀殊俗，此则人之豪也；守节而无挠，处义而不怒，见嫌不苟免，见利不苟得，此则人之杰也。”

《《人物志》曰：“德行高妙，容止可法，是谓清节，延陵、晏婴是也。思信道化，策谋奇妙，是谓术家，范蠡、张良是也。其德足以厉风俗，其法足以正天下，其术足以谋庙胜，是谓国体，伊尹、吕望是也。其德足以率一国，其法足以正乡邑，其术足以权事宜，是谓器能，子产、西门豹是也。

清节之流，不能宏恕，好尚讥诃，分别是非，是谓臧否，子夏之徒是